

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

喜峰口血战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
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四月

前 言

喜峰口是迁西县北部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的关隘，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往今来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很多的重要战争就发生在这里。其中一九三三年春宋哲元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日战役，就是一次拿热血写成的可歌可泣的光荣历史。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机，二十九军广大爱国将士，笃爱祖国热情横溢，抱必死之决心，为民族争生存而战，敌汽同仇，奋勇杀敌，血满长城。我铁血健儿，在敌人飞机、坦克面前毫不畏惧。手使中国古时之大刀，白刃肉搏，浴血苦战，杀敌数千，俘获甚众。而我五千余热血勇士也为国捐躯，尸弃战地，骨暴沙场，凄风苦雨，衰草寒烟，使每一个中国人无不肃然起敬，时动凄沧惨痛之感！二十九军为国牺牲之精神，实足增光史册，彪炳人寰，所以这次血战在民族斗争史上，是极有意义的一页，实在值得我们纪念与追述。

今天我们何以不惮烦地编这本书，是因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必须要懂得昨天的中国，了解昨天的国情，特别是广大青年更需要知道今天的中国是怎样由昨天的中国而来。“知之深、爱之切”。知不深、爱不切。为加深我们对祖国的爱，激奋起我们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力量，多方面认识和了解祖国是需要的。

本书编者收集了喜峰口作战纪实，轶人轶事，以及一些将领回忆文字，择其要者略加整理，重新编排，辑成此书，以为纪念。需要说明的是，喜峰口关隘和古城堡，都已沉沦水库之中，

遗迹无存，为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喜峰口的历史，特把这部分史料编入附录部分，以供史家研究参考。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中央民革、唐山市民革、遵化县政协、故城县政协、献县政协的支持。同时还得到了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北京市民革副主委张廉云同志的热情帮助，并提供了很多的翔实资料和照片，在此深表谢忱。

此书编者虽力求写实、求是，但是由于资料所限，水平不高，再加时间紧迫，编选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1990年1月20日

编 辑：刘禾田

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

喜峰口血战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
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目 录

二十九军小史
...选自全国文史资料第一辑《二十九军和冀察攻汉》	
二十九军的编成 (1)
二十九军由山西到北平 (3)
喜峰口血战前国内形势概述
...选自全国文史资料第十四辑《长城抗战概述》有删节	(6)
喜峰口血战实录	...选《宋哲元将军遗集》政绩(台湾版)
喜峰口要隘之形势 (10)
开战前各方情报及二十九军态势 (11)
血战经过纪实 (21)
罗文峪之激战 (33)
日军惨败后敌我之态势 (39)
主阵地带之大激战 (53)
洒河桥主力战 (61)
南北团汀之争夺战 (85)
忍泪撤退过程中之战事的追述 (93)
血战尾声 (98)
轶闻轶事选自《长城血战记》
半日百一十里之紧急行军 (101)
五百大刀队杀敌一千余 (102)
老婆山争夺战之设计歼敌 (103)
两路夜袭敌营之大成功 (105)
大胜后之搜索战 (106)
日军向喜峰口外败退 (107)

长城炮声震撼三岛·····	(108)
日军之重大损失·····	(109)
二十九军致胜之三点·····	(110)
二十九军之光荣牺牲·····	(111)
战场轶话·····	(112)
罗文峪血战第一日·····	(113)
罗文峪血战第二日·····	(115)
罗文峪血战第三日·····	(116)
二十九军夜袭大成功·····	(117)
全国各界之踴跃输将·····	(118)
冷口的失陷·····	节自《高震将军》(124)

将领回忆录

忆在喜峰口抗日的张自忠将军·····	·····节自《唐山文史资料》第四卷(121)
董升棠的回忆·····	节选《抗日名将张自忠》(130)
张宗衡的回忆·····	节选《抗日名将张自忠》(131)
佟泽光的回忆·····	节选《抗日名将张自忠》(138)
陈芳芝的回忆·····	选自《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42)
何基津的回忆·····	节自《全国文史资料》七十九集(147)

将领传略

二十九军总指挥宋哲元将军传略·····	·····节选《宋哲元将军遗集》传略(台湾版)(151)
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传略·····	·····此材料由献县政协提供 刘禾田整理(158)
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传略·····	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整理(167)
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传略·····	·····此材料由故城县政协提供 刘禾田整理(168)
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第一九旅旅长赵登禹传略·····	·····

…选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重要战役介绍》(171)	
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〇九旅副旅长何基津传略……	
……………节自1987年7	
月7日《人民日报》“沪沟枪声五十年”整理(172)	
二十九军烈士陵园的修建……	
……………此材料由遵化县政协提供 刘树印整理	
国内外舆论界对喜峰口之讴歌……	选自《长城血战记》(176)
附录(一)	
喜峰口始末……	刘禾田(262)
附录(二)	
喜峰口诗选……	(212)

二十九军小史

二十九军的编成

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的战争结束，阎、冯失败，冯部在河南一带的，如孙连仲、梁冠英、吉鸿昌等，都纷纷投降蒋介石，只有零星部队退入山西境内，散驻晋南一带。这时蒋介石把华北交给张学良负责，张学良以陆海军副司令的名义，由沈阳进驻北平。退到晋南一带的西北军，以张自忠、赵登禹、刘汝明等都比较整齐，其中又以张自忠部的人数较多，有几千人。宋哲元、孙良城也都退到山西，他们已经没有直接掌握的部队了。张自忠等的资望浅，而且他们和东北军方面向无渊源，联系不上；宋哲元和孙良城在西北军中间资望较高，但都已失去实力。在这种形势下，张自忠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如拥护宋，宋就可以有军队做资本；他如拥护孙，孙便可以挟以自重。

在这里要叙述一个同二十九军的成立和发展有着极重要关系的人物，就是萧振瀛。他吉林扶余县人，民国初年在家乡经商，但并无多大资本，只是买空卖空。后因币制贬价，萧经营的商业因亏空太大停业，无法偿还债务，遂溜之大吉，逃进关内依附在西北军当高级军官的吉林同乡门致中和石友三门下。西北军的士兵和官佐，大多数是直、鲁、豫的人，关外人当将领的很少，文职人员也不多。萧由于门、石二人的推荐，在一九二四年当了临河设治局局长，等到一九二六年南口战役，西北军被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击败以后，萧随门致中到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一九二六年秋，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时，萧振瀛被任为包临道道尹，

在后方筹饷。以后萧随宋哲元当幕僚，到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间，宋任陕西省主席时，他曾任西安市市长。当一九二六年西北军由南口撤退的时候，阎锡山在大同抄西北军的后路，西北军因而大败，纷纷向包头一带溃退。这时石友三和张自忠曾一度降阎，等到冯玉祥由苏联回国以后，石、张又复回到冯处。在此期间，石和张发生仇恨，后来北伐进行顺利，冯玉祥率部到达郑州，张自忠当了冯的总司令部副官长，石友三带兵当军长。石恐怕张自忠不忘前仇，在冯面前陷害他，就托萧振瀛代表他到郑州，送“兰谱”给张自忠，结为兄弟，以示和好。因此，萧和张也发生了较深的关系。

这时宋哲元和孙良诚都在晋南，他们凭借各人的旧关系，拉拢张自忠和赵登禹。宋、孙二人都想用张、赵做资本，来向张学良请求收编。替孙良诚在张学良方面奔走的是郑道儒（天津人，在冯玉祥西北边防督办署的外交处做过事，在蒋介石由大陆溃逃台湾的时候，做过国民党经济部部长）；替宋哲元奔走的，是萧振瀛。先从张自忠处取得拥宋的初步同意后，就来到北平走张学良的门子。他利用关外同乡的关系，找到了从前就认识的一个张学良的承启官（传达事物的人）。萧对他大加拉拢并送了他一千元钱，请求他让自己尽先见到张学良，而对于孙良诚的代表郑道儒，则希望他托词阻挡，不让郑先见张。由于这个承启官的协助，萧很快见到了张学良，收到了先入为主的效果。张学良允准宋哲元负责改编晋南的西北军为一个军，辖两个师。等到孙良诚的代表进见张学良时，宋哲元担任军长的命令早已下达，成为事实了。

宋编军之时，张自忠是主力部队，当然编为一师，由张当师长。还有一个师长，张自忠主力由冯治安担任，这期间又有一段经过。一九二六年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后，对张自忠已不信任，后来由于冯治安的力保，张自忠才慢慢地又得以重新带上队伍。冯治安在一九三〇年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的时候，全军在河南被

缴械；这时正在北平闲居。张自忠为了拉拢好友，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又因为冯治安是宋哲元的嫡亲，容易得到宋的同意，就竭力主张把冯治安由北平叫去当师长。冯治安并无一兵一卒，他和赵登禹过去关系很好，于是就蒋赵登禹编在他的部下，作为一个旅，由赵当旅长，另外再拨一些队伍，编成一个师。二十九军成立了，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这时晋南的西北军，还剩下刘汝明一部分，刘的资格仅次于宋哲元，但刘自己没有别的出路，就依附于宋，后来通过张学良的允许，刘以暂编师师长的名义，隶属于二十九军。

二十九军的军部，设于山西的阳泉，实际掌握兵权的，为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通过萧振瀛的秘密拉拢，他们商量决定，大家永远一致拥护宋哲元为“头儿”，张自忠为“二头儿”，依次以下，为冯治安，为赵登禹，为刘汝明。刘汝明的资望本来比张、冯、赵高，但是因为这次编成二十九军，由于张、赵拥宋出力最多，而刘汝明则是最后出于无奈，才依附二十九军的，因此，刘的名次落在赵后。他们大家商定，以后如有发展，除开宋哲元永远是首领以外，一定按照张、冯、赵、刘的次序，依次“升官”，决不变更。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二十九军在阳泉站住了脚，从事休整。

二十九军由山西到北平

二十九军既在阳泉得到立足之地，但是饷少兵多，经常闹穷，于是由萧振瀛出马，向蒋介石方面找路子。当时宋子文为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为实业部部长。宋子文最当权，但是他喜欢留学英美的人，谁不会说英语，谁就得不到他的欢心。因此，萧振

瀛对于宋子文的门路走不进去，只好走孔祥熙的门路。孔祥熙在一九二四年以后，曾跟着王正廷在冯玉祥处做过门客；北伐以后，孔和冯的来往更密。他和西北军的人都有些熟识，而且这时他在蒋介石处没有宋子文吃香，也很想和外边带兵的将领勾搭勾搭，作为他的政治资本，好在蒋介石面前扶以自重，增加身价。这样，萧走孔祥熙的门路就自然比较容易走得通了。二十九军很穷，但是为了走门路，特地挪借了两万元钱，买了些贵重物品送给孔祥熙。孔大为高兴，就在蒋面前说说宋哲元的好话，因而蒋介石对宋哲元就有了较好的印象了。但是，二十九军虽然有时候由蒋介石拨给几万元的补助费，仍旧解决不了问题。萧振瀛揣摩蒋介石的心思，知道蒋最恨阎锡山，因为历次华北反蒋活动，阎锡山总是操纵其间，而且阎闭关自固，蒋的军队开不进去，因而对山西无法加以直接控制。萧于是向蒋献策，表达宋哲元拥蒋的忠诚，并说明西北军与阎是世仇，官兵恨阎入骨，宋愿意率领部属，以阳泉做根据地来监视阎锡山，替蒋效忠。蒋听到此话，大加赏识，马上下条子拨给二十九军五十万元，并增加每月的军饷。二十九军得到这项接济，如同久旱之遇甘霖，从此添购军械，扩大队伍，一天壮大一天；宋哲元在华北的地位，也渐渐重要起来。

“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久，张学良离开北平，何应钦受蒋命到北平主持华北局面。这时蒋介石正在竭其全力对付在江西的人民武装力量，不肯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开驻华北，同时，蒋介石心里既怕日本人不愿意，也不敢开军队到华北来。这时原来驻在华北而战斗力稍好一点的队伍，就只有二十九军了，于是一部分的二十九军，就由何应钦从山西调到北平附近，驻防通县、蓟县一带。

二十九军的一部分调驻平东以后，宋哲元跟着部队离开山西，经常驻在北平。一九三三年春天，日军在攻打热河得手以后，向长城各口进军，二十九军担任喜峰口方面的防务。日军从“九一八”以来，侵略中国从未遭到中国军队的抵抗，简直如入

无人之境，无险可守。攻其不备的日军，它的前头部队就在口外不远的地方扎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间，旅长赵登禹带着少数部队突袭日营，日军再也没有想到二十九军竟敢在夜间袭击，出其不意，仓卒溃退，死伤甚多。由于蒋介石以主力在江西对工农红军作战，华北兵力单薄，不久日军就突破长城各要隘，兵临城下。何应钦签订了臭名远扬的《塘沽协定》。从此宋哲元就以“抗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华北，当了察哈尔省的主席，而赵登禹也升为师长。这时二十九军辖四个师，师长是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和赵登禹。

节选自全国文史资料第一辑
《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

喜峰口血战前国内形势概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他把中国共产党历次团结抗战的宣言封锁了，他认为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个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对日本帝国主义倒是可以忍让妥协的，把中国共产党剿灭之后再行抗日。那时国内军阀由于宁粤的和谈合作表面上虽然是统一了，但有些地方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不论两广、四川、云南、山西都是由军阀统治着，本质上没有一点改变。

蒋介石政府的外交政策，唯一是向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的国际联盟呼吁，希望用国际联盟的力量，压迫日本，交还东北，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国联的身上。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声称：

“中国将其国家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的余地”。当时被蒋介石、张学良打倒避居山西汾阳的冯玉祥有电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颇能代表当时社会上的呼声。但南京政府充耳不闻。

当时东北义勇军真是如火如荼，马占山、冯占海、苏炳文、李杜、丁超等的大名几乎妇孺皆知。爱国人士既对蒋介石的抗战失望，就把希望寄托在义勇军的身上。但蒋介石对于义勇军非常冷淡，不但没有丝毫物质上的支援，也没有一些精神上的鼓励。蒋介石在一个义勇军代表的报告里批示：“已据转交部汇报编录增光册矣”。他并下令禁止组织义勇军，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义勇军孤军奋斗，经不起日军的压迫，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下半

年，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各部都退入苏联境内，解除武装。冯占海等部则退入热河境内。剩下的义勇军，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更艰巨、更深入、更持久的抗战。关东军就趁此进兵热河，进攻长城。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侵略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一月六日，日本军进攻山海关，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是为长城抗战的开始。

日军进攻热河的计划是：（一）由绥中沿北宁铁道向山海关正面进攻；（二）由朝阳、凌源、平泉之线进攻；（三）由开鲁向赤峰进攻；（四）由林西向多伦进攻；。（三）、（四）各路皆会师承德，然后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滞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南京国民党中央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炮声响了，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开始进入热河布防。那时他名义上是北京军事委员会分会（以下简称北平军分会）的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蒋介石），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军队如阎锡山集团、高玉洋集团，在一九三〇年内战的时候，都是由于他帮助蒋介石而致失败的，他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单独东北军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唯一的办法还是求援于蒋介石。

日军于二月二十四日向热河进攻，先后占领了开鲁、凌南以东各地，继续向赤峰、建平、凌源等地进攻。热河主席汤玉麟闻赤峰、建平、凌源等地失守消息，即在水德作撤退准备：先把所有的汽车装载他私人的财产，向古北口撤退，因而影响了前方的士气。号称险要的平泉以北承德以东的黄土梁子主要阵地也自动放弃不守。日军既占领黄土梁子，即分兵两路：以一部南向平泉攻喜峰口，以主力西向承德攻古北口。日军于三月四日占领承德，汤玉麟已于早一日退逃滦平。张学良闻讯大为震惊，当即下令通辑汤玉麟。张学良那时对我们曾作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恢

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拚到底的豪语，但迫于舆论，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

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负华北军事的责任，我当了参谋长，都在居仁堂办公。参谋团设在府右街南口右侧的大楼（即现在北京政府地址），除由南京带来几个高参——候成、陶钧徐祖诒徐佛观等外，其余都是东北军的原班人马。何委东北军参谋长鲍文樾为军分会办公厅主任。原任张学良参谋处处长的金元铮（前清贵胄，陆军小学、保定军官三期毕业）是满洲族人，恐怕他靠不住，就加设了一个作战处，由徐祖诒任处长，也在居仁堂办公。何应钦和我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抗战，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倚靠两千多年来秦始皇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作为防御的唯一工事，想守住长城各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阻止日军进入关内。独石口方面的防务调傅作义部队担任，傅作义本人进驻张家口。古北口方面把溃下来的东北军王以哲等部撤下整理，而以由南方调来的中央军徐延瑶的十七军（辖第二师黄杰、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第八十三师刘戡）担任。喜峰口方面的防务以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担任。冷口方面的防务以商震所部第三十二军担任。由长城撤下来的东北军整理后，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担任防御，同时令孙殿英部坚守多伦以东地区，作敌后的威胁，使日军不能不有一些后顾。这是完全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到进攻和收复热河、收复失地。

日本关东军既占领了黄土梁子，即分兵一部（大约一个旅团）南下占领平泉，向喜峰口进攻。东北军万福麟所部直溃口内，日军先头于三月九日占领喜峰口。调往该方面增防的原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所部主力方到达遵化，先头冯治安师黄昏后到达喜峰口。冯部乘敌人不备进行逆袭，黑夜里不用火器射击，而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杀死杀伤敌人不少，也有所虏获，把喜峰口夺回。这是长城抗战唯一的胜利。捷报传来，振奋全国的人心；

大刀队的威名几乎把现代的精良火器都掩盖了。日军遭此意外的挫折，重新部署进攻，该方面一时成为对峙的状态。

三月间因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一次的胜利，上海妇女界组织妇女慰劳队到喜峰口慰劳二十九军，对古北口方面则没有去。东北军方面更没有人理睬。

北宁线方面自何柱国军退守滦河西岸，日军即进占抚宁、昌黎、卢龙等地，与我军隔河对峙。喜峰口方面因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防御相当坚固，敌人避免正面攻击的牺牲，找到冷口方面的弱点。那里原是东北军缪激流师担任，后来商震部的黄光华师增加上去，虽然努力抵抗，但经不起日军攻击，冷口遂告失陷。日军占领冷口后，分兵占领滦河上游的迁安，威胁滦河西岸阵地的侧背，主力则绕到喜峰口的后面，向防守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形成前后夹击的姿态。因此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军不得不撤退，北平军分会乃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至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军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敌人继续前进，先后占领遵化、玉田、丰润、向我军压迫。

节自：全国文史资料第一辑
《长城抗战概述》有删节

喜峰口血战实录

自承德弃守，我热河作战各部，因南北失其联系，又受强敌分路压迫，遂致万军退守宽城。而中路之军亦退集滦平。斯时华北各部努力进援，御敌於长城各隘，乃引起空前之血战。抗守数月，杀敌过当，而死事之烈，未有若本军之甚者也。卒因受命於指挥及消息滞碍之下，未得尽其力於疆外，坐使大好热区沦於敌手，岂非天哉！喜峰口血战乃长城各隘之首一役，亦即本军最可纪念之一役也。当时战状激烈之情，原非笔墨所能形容，设非身历其境者，则何以知焉。此节所述，不过沧海一粟，亦使览者有所兴感云尔。

喜峰口要隘之形势

喜峰口在遵化县东北一百一十五里。南距热之平泉百九十里。系明代朵颜等三卫入贡之通衢。宣德三年，曾设关置戍於此，今已辟有汽车路可通口外。口之左右有董家口、潘家口两隘，均距喜峰口不远。在地势上，实有威胁华北之军略价值。据清高士奇松亭纪行所载：喜峰口古为松亭山。奇峰峭立，腰有洞高二丈余，深倍之。辽史为松亭关，隶中京留守司。开泰中置泽州，俘蔚州民立寨据之。王沂公曾行程亦云：松亭岭甚峻险。今喜峰口东北有小城曰徐太傅城。为明徐中山达所筑。岁久弥坚。远望如碧玉悬崖斗耸，人亦希邈。昔有人久戍不归。其父来寻，适